

蒋介石



十三太保

「十三太保」是蒋介石特务组织复兴社（又称蓝衣社）中一批中心骨干，如胡宗南、康泽、戴笠、邓文仪、郑介民等核心「太保」。

尹家民◎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UO WENYI CHUBANSHE

纪实家



JIANGJIESHI YU SHISANTAIBAO

尹家民◎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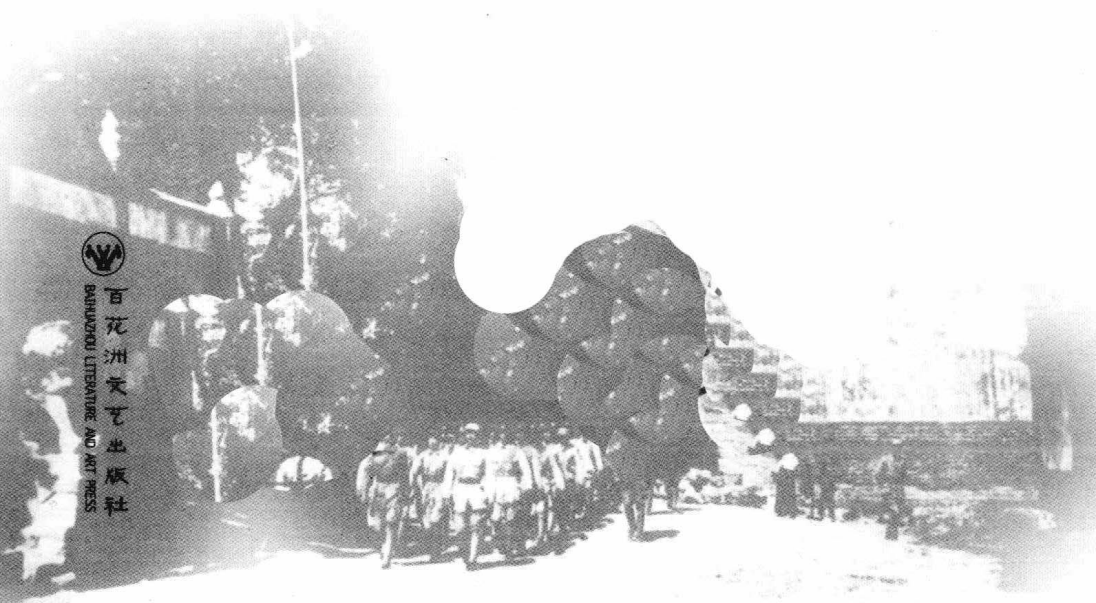
家纪 民实

蒋介石

与十三太保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蒋介石与十三太保 / 尹家民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3 (2011.10重印)
ISBN 978-7-80647-544-7

I. 蒋… II. 尹…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3) 第100758号

蒋介石与十三太保

尹家民 著

策 划	郑 骏
责任编辑	汤四芳 胡青松
美术编辑	方 方
制 作	马 赟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310号
邮 编	33000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 张	10.5
版 次	2011年12月第2版第2次印刷
字 数	22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80647-544-7
定 价	2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题 记

外间所传的复兴社“十三太保”，是指最初酝酿和筹组这个组织而后又始终是中心骨干的一批人，但实际上并不是就只有十三人，也不能肯定指出是哪十三个人。有人说这十三人是刘健群、贺衷寒、潘佑强、桂永清、邓文仪、郑介民、葛武、梁干乔、肖赞育、滕杰、康泽、杜心如、胡宗南；有人说曾扩情、鄞悌也在内；还有人说周复也是其中之一。这些都只是一些猜测的传说，但是，“十三太保”总不外是这么些人，却是事实。……复兴社的真正台柱，还是贺衷寒、邓文仪、康泽和戴笠这四个人。胡宗南在复兴社这个封建法西斯组织中，是一个核心中的核心，是一个发踪指使的幕后人物，实际上成为所有那些“太保”中的第一号“太保”。

——引自《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



胡宗南

黄埔一期。复兴社的幕后人，蒋介石的嫡系。曾任国民党第一师师长，后历任军长、军团长、集团军总司令，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中将加上将衔，号称“西北王”。1950年3月逃台，1953年8月任“总统府”上将战略顾问。1962年2月病逝于台北。

贺衷寒

黄埔一期。复兴社第二届书记长，特务头子。国民党军委会政训处中将处长，中央军校政训处长，社会部劳动局局长，社会部次长，三青团中央常务干事。1950年担任台湾“交通部长”，1954年任“总统府”国策顾问。1972年病逝于台北。

邓文仪

黄埔一期，复兴社干事会干事。蒋介石侍从秘书兼谍报科长，三青团中央常务干事。后调成都中央军校任政治部主任，军委会政治部二厅厅长及国防部新闻局、政工局中将局长。到台湾后，曾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行政院”顾问等职。1983年后任台湾道教总会理事长。1991年当选台湾“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名誉会长。

戴笠

黄埔六期。曾任蒋介石侍从副官。复兴社特务处处长，后任国民党军统局副局长和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主任。1946年3月17日，因飞机撞山而死，追赠中将衔称号。

康 泽

黄埔三期。特务头子。复兴社中央干事兼宣传处长，国民党军委会别动队总队长，三青团中央干事及组织处长。任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中将司令长官时被解放军俘虏。1963年4月特赦后，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1967年病逝于北京。

郑介民

黄埔二期。复兴社特务处副处长。国民党国防部二厅中将厅长兼保密局局长。1946年兼任北平军调处国民党代表。逃台后升至陆军二级上将，任安全局局长。1959年1月，因心脏病死于台北寓所。

桂永清

黄埔一期。复兴社常务干事兼训练处长。教导总队总队长。军委会战干一团中将教育长，后任驻德大使馆武官。抗战胜利后，任海军总司令。逃台后晋升为陆军一级上将，任“国防部”参谋总长。1954年8月病逝于台北。

鄧 悌

黄埔一期。复兴社中央常务干事、复兴社书记。蒋介石侍从室二组组长。抗战后调长沙任少将警备司令，1938年，因长沙大火，被枪决。

曾扩情

黄埔一期。复兴社监察干事。曾任中央军校政治部主任，北平军分会政训处长，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中将主任。1959年12月特赦后任辽宁省政协委员。1983年5月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1月在辽宁本溪市病逝。



刘健群

唯一一个非黄埔出身而在复兴社任要职的人。
曾任复兴社书记，军委会政训处长。三青团中央团
部常务干事兼视导室主任，中央团部副书记长。

目 录

Contents

题 记 1

楔 子

周恩来、林彪回陕行动 1

会晤周、林后的重要报告 1

贺衷寒与周恩来都有些醉了 5

毛泽东自责：一人向隅，满座为之不欢 10

再聚首，已是冰消雪融 12

第一章

蓝衣社——“黄袍加身”的人物 17

受惊 受辱 受气 17

猜不透蒋的心思 20

“怪将”胡宗南与“干才”戴笠 23

没穿“黄袍”的刘健群缘何入社？ 27

离间计 30

曾扩情“开店”，鄧悌“拉客” 35

蒋介石撵走不速客 39

戴笠发誓：黄埔六期要超前三期 43

蒋介石不许自成系统 46

贺衷寒窃信反遭骂 49

十同学联名求释陈赓 53



第二章

祸水与枪口 160

老蒋逼少帅落水 160

刘健群的神秘使命 166

桂永清标榜希特勒与蒋介石 168

郑、戴联手杀张 171

亚尔培路血案 174

子弹从蒋介石耳边飞过 178

戴笠三件宝，套不住暗杀大王一根毛 183

别动队成鼎足之势 185

妻唱夫随“新生活” 187

四维里缺个“耻” 190

一怒撤了邓文仪 一喜提了胡宗南 195

王亚樵要蒋五步流血 100

死于贱妇之手 103

第三章

闻“兵变”而色变的太保们 107

蒋之预感 少帅密会周恩来 107

壮士斥蒋：叫他躺着抬出去！ 114

前妻做道场 117

折兵反得妇 119

戴季陶磕头救蒋 123

宋美龄把手枪给端纳：“……答应打死我” 129

哭谏到兵谏 134

毛泽东窑洞里的情景 140

周恩来剪掉大胡子 143

蒋介石：“恩来，你是我的部下……” 148

少帅三掷杯，周恩来两眶泪 151
送蒋送出的麻烦 155
贺衷寒、曾扩情涉嫌失宠 160
毛泽东谈笑：共产党内也有个张杨 164

第四章

蒋介石、周恩来对峙庐山 168

神话 醉话 168
“秀才出门，状元回家” 173
贺衷寒节外生枝 178
蒋打出康泽这张牌 185
庐山再度僵持 191
同在庐山，周恩来为何给蒋写信？ 197
康泽出将入相 202
博古拍桌子 蒋介石批错报告 207

第五章

退守沉浮录 212

火线遇情人 拼剩几副伙食担子 212
杜月笙戏弄戴雨农 217
吞下十万守孤城 221
蒋想“一个党” 康泽主意多 226
桂永清二次免于死罪 231
周公火了，责备郭沫若 234
张国焘狡辩 241
一跪一骂 245
酆悌当了替死鬼 250
蒋派员通汪 戴趁机营私 255
戴笠连喝160杯 蒋暗生不满 260



- 胡宗南借苍蝇驱走孔二小姐 ■ 263
夫人的“第五纵队” 蒋金屋里的“陈小姐”
是谁？ ■ 268
胡想灌醉周恩来 ■ 272

第六章

黑幕人生时最后一刻 ■ 278

- 郑介民要用棺材运烟土 ■ 278
忌讳十三，偏又死于十三 ■ 281
沈醉揭开灵柩一看…… ■ 288
胡夫人谈情 刘夫人撒泼 ■ 292
无兵司令下落不明 ■ 297
胡宗南三传密使 ■ 304
蒋介石戴上老花镜 ■ 307
逼急了蒋介石 ■ 311
最后一个太保修习道教 ■ 316

主要参考资料及书目 ■ 323

楔子 周恩来、林彪回陕行动

在西方，十三是个不吉利的数字：据《圣经》记载，最后的晚餐只有十三个人进食；死囚踏上绞刑架要走十三级台阶……而在中国，太保是个神秘而尊贵的字眼。当讲究文字的中国人把法西斯德国的秘密警察Gestapo译作盖世太保时，人们不能不对蒋介石羽翼下的十三太保产生更多的联想……与蒋介石及太保们直接较量了二十多年的周恩来，自然有最权威的见解……

会晤周、林后的重要报告

重庆歌乐山的林园山洞，有四幢三层楼的西式房屋。每天早晨5时左右，主人总要起床。先盥洗淋浴，接着，便稍饮几口牛奶之类的饮料，还有一杯参汤搁在门口的小桌上。

这里是蒋介石的宅邸。

他在宽大的木质阳台上散着步，耍弄几下拳，朝着远处眺望。东方欲晓，天边刚刚出现几抹鱼肚白，目力所及尚不能辨清重庆市郊军营四处所呈现的模模糊糊的大摊大摊的黑影。

那是数以百计的卡车；

开挖堑壕时堆在一旁的高高土堆；



炮队的山炮；
堆积如山的弹药；
大致有序支撑起来的军用帐篷；
马匹、武器、士兵、炊烟和锅碗瓢盆。……

连队的起床号隐约相闻。蒋介石看看表，便去楼上卧室，拍拍夫人的枕头，轻声地说：“我肚子饿了，早饭还没吃呢！起床吧！”说完笑着跑开了。

宋美龄被叫醒后，一般都是马上起床，盥洗完毕后进餐室，与蒋介石共进早餐。其实，蒋介石有时已有一只面包或麻饼之类下肚了。今天宋美龄心绪不佳。女人总有一些无端的烦恼。她醒来后拥着被子坐了一会儿，并不下床，而是差人把一只特制的小桌放在床上，坐在床上盥洗和进餐。这里的女佣做卫生勤快，手脚也轻，但外表都是其貌不扬。有一个嘴巴是缝合过的兔唇，还有一个五大三粗、一只眼睛有毛病。

蒋介石的参汤今日也没喝，他有时故意这样。据说是怕养成每日必喝的习惯：如果战时赴前线时没有这种饮食，或者忘记带上了，不喝岂不更难受？有人说这是蒋介石的一种自我节制；也有人说这是他的一种心计：行、食无定规，加害者无从下手。……

他久等宋美龄不来，便抄起报纸浏览。那只放在走廊里油木茶几上的美国百代公司出品的留声机，正在悠悠唱着舒伯特的《圣母颂》。蒋介石打开《大公报》，社论标题《看重庆，念中原》映入眼帘。他越看眼越大。“谁在拆烂污！”他喊了起来，脸色变得煞白。

侍从室二处主任陈布雷被传唤来。

陈布雷在蒋介石身边弯着腰。“前线又吃紧了？”他问话时，声音、目光、脸部表情也都在发问。

“没有。”

陈布雷松了一口气。

“可是后方出了问题。”蒋介石把报纸推给陈布雷，继续说，“布雷先生，抗战已经是第五个年头，军政两费日感困难，我提倡节约，吸收游资，向西南、西北大后方各省推销‘同盟胜利美金公债’一亿元。‘功在国家，利在自己’，报纸竟说出这样没有良心的话，是何道理？！”

陈布雷对报界十分熟悉。这篇社论的由来他也大概了解：1942年，河南出现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中原灾民流离失所，逃荒要饭，死伤无数。重庆《大公报》记者张高峰赴灾区实地采访，将实情写回报社。总编辑王芸生读了来信，联想到重庆市歌舞升平、国民党政府对灾区不闻不问的情景，连夜写下这篇表达民意的社论。

一种不祥的预感开始压在陈布雷心头。

他本想用缓兵之计：“过几天我以老报人的身份找他们谈谈，当此国难时期，以和为贵……”

蒋介石不肯放松，目光严厉地扫视着：“处罚《大公报》停刊三天！”

陈布雷点了三四下脑袋表示遵命，他又谈到一个似乎更重要的话题：“中共方面周恩来、林彪想见你一面……”

“还是谈判？”蒋介石背着手，突然侧过脸，不耐烦地答道：“还是跟张文白（治中）谈嘛，我不具体参与。”



“不，据我观察，他们的意思是要撤……”陈布雷寻思地眨着眼，天不冷，他却习惯地两手抄在袖管里。

蒋介石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突然“笃笃笃”敲了三下桌面，走廊里的卫兵立即搬开唱片上的机头，《圣母颂》戛然而止，蒋介石重新坐回座位，翻看了一下日历，头也不抬地嘱咐：“三天以后我同他们谈。你去安排，叫戴笠或者唐纵也来。”

陈布雷要走时，蒋介石又说了几句：“布雷先生，从戴笠的报告中看，共产党、新四军在京、沪、杭一带有了很大发展。”蒋介石托着下巴，忧心忡忡：“据密报，共产党、新四军要搞一个‘三山计划’，把四明山、天目山……和过去江西、福建苏区一带连成一片。到那时候，他们羽翼丰满，江南大好河山，将一片赤化。这是不得不防啊！”

陈布雷心头一震，支吾起来：“新四军不是打着国……国共合作抗日的旗帜吗？”

“这是公开讲明的，但是他们发展势力，大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不加以限制、防止，弄得不好，又会造成民国十六年北伐那时局面，打倒军阀打倒军阀，结果把我们也打了进去。”

“那如何是好？”陈布雷扶着眼镜，似乎要把问题的实质看得更清，又怕眼镜滑落下来。

“你要头脑清楚，有事多找戴笠他们商量。”

“我头脑尚好用，只是体力实在不支……”

“你安排好我与他们的会谈，就去成都养病吧。”平时言行果断的蒋介石变得啰嗦起来，又提起不久前出版的那本《中国之命运》，外间批评颇多，连何应钦、白崇禧都认为何必在书中责备和得罪英

国人。蒋介石不依不饶：“我正为此而写，我身为军人，怕得罪什么外国人！外间有人指此书为陶希圣所写，共产党更是以此而大肆宣传，说宽恕了日本，而苛责英人，似此误会，岂不痛心！他们根本不了解我的用心在教育国民！”蒋介石越说越激动，几乎是对着陈布雷发命令：“《中国之命运》再版时，把文中的‘各党派’就指明为共党。共产党如能照其所言者做到，中国政治无问题！共产党如能将军权、政权统一于中央，中央便可缩短训政时期而早日实施宪政……”

陈布雷听得走了神，虽然知道背后客厅的门打开了，秘书在等候他，他还是被蒋介石的话弄得失魂落魄，仍在一字一句吟味蒋介石说的话，他知道，这是在给接踵而来的蒋、周会见定下的基调，直到秘书两手托住他的公文包，这才从痴迷中醒过来。转身，猛然往后退了一步。

贺衷寒与周恩来都有些醉了

6月7日，周恩来、林彪来到蒋介石的会议室。蒋介石表示了礼节性的欢迎，脸上掠过一丝瞬息即逝的笑意。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军统局帮办唐纵也在场，他戴着一副近视程度不深的白金框架的眼镜，带着微微的笑容，观察着共产党的这两位要人。其实，在去年10月17日，他第二次见到这两个人时，就已在日记中记下了最初的印象：“林彪黄埔第四期毕业，现任一一五师师长。前年负伤赴莫斯科医病，今年始回国。据悉林在苏系学习机械化，观其面部一脸阴气，深沉阴险而干练，言谈审慎。周恩来年40余，望若30许人，如一白面书生。”



周恩来在谈判中极善于后发制人。来此之前，他已接到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电报说共产国际解散，中央即将开会讨论中国的政策，请他即回延安。他知道蒋介石不会轻易答应他，自皖南事变后一年半来蒋介石还没答应过他回延安。但他仍不动声色，从他脸上谁也看不出是焦急，是愤怒，是担心，是失望，他冷静、安详，悉心观察出席者的内心世界，一直盘算着发言的时机。

蒋介石也不轻易表态。

会谈由张治中和林彪交锋。

张治中态度强硬：“你们现在不解决，将来战争结束，你们还拥有武力，将何以为国人所谅解？！”

林彪也不示弱，以狡黠的微笑或点头，似是而非：“到那时当然不好，所以现在大家要接近，将来便容易办嘛。”

“如果中共放弃武力，本党采取宽容态度。”蒋介石忍不住插了一句。

林彪随即答道：“将军队交出来，但国民党必须首先树立诚心！就是使共产党能相信国民党给予共产党合法地位之保障。”

张治中满脸不高兴：“何应钦说前方摩擦继续，情况不明，我们的谈判只好搁一搁了。”

这是蒋介石集团企图利用共产国际解散之际，加强政治攻势，辅以军事压迫，逼迫八路军交出军队和解放区政权的潜台词。

这时，会谈双方互相凝视了几分钟，各自都认为有权要求对方作出解释，情况开始发生变化。

周恩来巧妙地抓住这一时机，他把左臂支在一张椅子背上，顺